

宁波地名谭

# 溪上方、山上方、柳庄巷、新芝路…… 宁波这些地名，可追溯到明成祖朱棣



徐雪英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末期，朱棣还是北平藩王。朱棣听说民间有位非常神奇的相面大师，相人能“百无一谬”，他决定让此人给自己相面。这人就是宁波鄞县人袁珙，《明史·方伎传》称其在“元时已有名，所相士大夫数十百，其于生死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中，无不奇中”。袁珙一见朱棣就语出惊人，认为朱棣“龙行虎步，日角冲天”，是个“太平天子也”。这个预言对朱棣影响很大，后代学者评价，“太宗之有大志久矣，珙之相，特决之耳”。认为朱棣后来下决心发动夺取天下的靖难之役，“柳庄神相”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1

1399年，靖难之役爆发。1402年，朱棣杀进南京，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自立为帝。伐战期间，帝师方孝孺为建文帝多方策划，力阻朱棣燕兵南下，而征讨朱棣的诏书撤文几乎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朱棣杀人南京后，建文帝不知所终，原官员多惶惶投降自保。但方孝孺拒不投降，被捕下狱。燕王后又给他投降机会，令其替自己草拟即位诏书，结果又被拒。盛怒之下，燕王决定对这个顽固的前朝老臣施以最严厉的惩罚——族刑。

族刑又叫族诛，是一种一人犯罪、亲族全诛的连坐酷刑，也是中国古代最残酷、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重刑。在罪责自负的今天，很难让人想象，这种不公平的株连刑罚，曾存在几千年。在中国，把族刑正式纳入法律制度的，是春秋时期的秦国，不过当时“夷三族”。之后族刑案例几乎代代都有，但少有诛九族的。明代，受“重刑”思想影响，族刑较前代更为残酷，方孝孺被判诛九族。算上朋友、门生，民间因此传言方孝孺被诛十



1914年《最新宁波城厢图》里的柳庄坊和圣旨亭

族，八百多位宗族亲友因他前后坐诛，受牵连被发配者更是数千之众。

方孝孺的家乡，位于宁海象山港畔一个叫溪上方的地方。这里田舍青青，溪水潺潺，两岸桃花灼灼。方孝孺家族择桃花溪上游而居，得名溪上方；王姓家族择桃花溪下游而行，得名溪下方。

溪上方与溪下方首尾相望，一桥相通，岁月静好。但方孝孺罹难后，这个原本闲云淡月的清静之处，顿成杀气重重的非之地。溪上方全族连诛，村庄尽毁，最终消失；溪下方因不同族，又与方孝孺划清界限，逃过一劫，延存至今。除溪上方外，宁海其余亲族也或抓或诛，尸横县城。宁海现存一古井残碑，上面记载宁海有一个叫马子同的义士，把那些横暴于宁海城邑的方族人尸体骸收拾起来，投入一井中。明万历年间，知县吴霖在上面盖起了义井。

宁海深甽镇下横山村和清潭村之间还有尽忠潭。尽忠潭原名斗岩潭，史料记载，方孝孺被诛时，其好友张帖守丧在家。听闻消息，悲愤难抑，自溺于双溪斗岩潭，以明殉志之心。后人感其忠义，易“斗岩潭”名为“尽忠潭”，并建“尽忠亭”录其事迹。

## 2

但是，也有人躲过了这场诛族灾难。现宁海盘龙山之上，有个偏僻的山上方自然村。史料记载，方孝孺罹祸时，其家溪上方被毁，同族方克浩幸免于难，改姓为郑，匿居于此间深山。然附近村民固知方姓隐藏于此，遂称此地为山藏方。清康熙三十年，山藏方村民才恢复姓方。村名后也被借作“山上方”。宁海深甽镇的下横山村、大街的张家村、越溪的下盘屿村、象山西周的赖香村等，都和“山上方”一样，曾是方孝孺族诛惨案幸存者隐居之地。下横山村村民姓张，据上张《张氏宗谱》记，张氏先祖因与方孝孺族沾亲，曾避难到新昌雪头，直到洪熙元年（1425年）才敢回归故土定居。张家现位于大街岳井村境内，岳井《张氏宗谱》记，张传章系方孝孺学生，因方孝孺受株连，逃到新昌，后转迁此地繁衍成村。

下盘屿村为宁海越溪山间村落。《盘屿陈氏宗谱》记，陈氏原居宁海水东（即水车），后为“避姻戚方氏之难，世和公迁海滨而处盘屿”。因村处盘屿之下否，故称下盘屿。

象山西周镇的赖香村以赖姓为

主姓。《赖氏宗谱》记，方孝孺诛族惨案发生时，天台方山赖氏系方孝孺舅家，亦被满门抄斩，唯丫头张氏，抱遗孤龙一逃至宁波，辗转静家山，后迁此定居。因此赖氏宗祠楹联拟为“世感念方家荣宗耀祖，至亲思张氏蒙难抚孤”，并悬挂“品重儒林”匾额。

## 3

在残酷严惩异己的同时，明成祖朱棣又大力提拔功臣。袁珙因凭神奇的相术预测燕王为“太平天子”，被召拜为太常寺丞，赐冠服、鞍马、文绮、宝钞及居第，荣极人臣。作为故家旧族，袁珙后来一直深受朱棣信任，凡事朱棣拿不准的事，看不透的人，都会找袁珙商量，连储君人选也不例外。袁珙儿子袁忠彻因传承父术，又博涉多闻，也深受重用，被明成祖封为“尚宝司少卿”。袁珙晚年回乡，定居宁波西门外，宅邸四周遍植柳树，自号柳庄居士。

永乐八年（1410年），袁珙卒于家，有《柳庄集》等文集传世。朱棣除了赐钞，还官营葬事，遣中官祭于其家，命有靖难功臣第一之称的姚广孝为其作墓志铭，享尽明代皇家优渥之礼。1454年，宁波知府为柳庄建坊，横书“柳庄”二字，当地百姓遂把原“新塘桥北”易名为“柳庄坊”，直至上世纪60年代，石坊被毁。柳庄街亦由柳庄坊派生而名。

柳庄坊北原还有圣旨亭，建于明洪熙元年，为袁家迎接圣旨之用。1914年，宁波出《最新宁波城厢图》时，柳庄坊、圣旨亭赫然在列。1930年，时人认为“圣旨”已成历史，建议改名，遂以当时袁氏宗祠梁上曾长出形以灵芝的蕈，谐音改为“新芝亭”。现新芝路便由“新芝亭”得名。西门袁氏一直家道顺通，代代有闻人显要，为昔日宁波望族之一。

新芝路与新高路交叉口原还有后马村，为昔日袁家养马之地，因建有马舍，又处柳庄之后，故名后马。上世纪末期高塘墩修建住宅小区时，该村拆没于住宅楼群之中。明成祖朱棣死后，方孝孺一案得到平反昭雪。作为中国“骨头最硬的读书人”，方孝孺深受后人敬重。1507年，宁海知县在方孝孺故乡桃花溪畔建起“方正学故里祠”，其他地方也纷纷保留方孝孺遗迹以示纪念，如“方正学读书处”等。桃花灼灼的溪上村庄虽已不复存在，但方孝孺和他的宗族成了宁波人心目中永远的望族。



田永官 孙善根

秦润卿是近代宁波帮的代表人物之一，少年家贫，后经人介绍到上海谋生，从学徒起步，做到钱庄经理，其后更是身兼数职，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多年，被称为“钱业巨子”。《秦润卿日记》原名“抹云楼日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日记起于1936年1月1日，止于1951年12月31日，历时16年，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中外关系等，成为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阅读《秦润卿日记》，可以感知这位“钱业巨子”的家国记忆。

## 危难之思

秦润卿虽是一介商人，但时刻关心国内外局势，日记中关于国内外事件的记载非常丰富，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秦润卿对国家未来的思考。国内的“西安事变”“两广事变”“重庆谈判”“北平和谈”，国外的日本“二二六兵变”“欧战”“珍珠港事件”等，

# “钱业巨子”秦润卿：日记中的家国记忆



晚年秦润卿



秦润卿日记原稿（图片由作者提供）

都有记载。其关于中日关系的记载与思考，凸显出一位宁波帮人士忧国忧民的情怀。

秦润卿日记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冲突和抗日战争的记载与思考。1935年日本在制造“华北事变”同时，在华北走私。鉴于日方咄咄逼人，秦润卿感叹“中国对外不战一次，难以立足。好现在民气一致，或有否极之望”。1936年“绥远剿匪”战役，秦润卿日记中认为“此虽伪匪，内幕即中日关系，人民不能忽视，想国民热忱居多，必有闻风起矣”。在国难日深之际，秦润卿日记中时常提及要严格要求子女，请他们艰苦奋斗，以应对国难。对国人则希望“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七七事变”之后，秦润卿参与上海各界发起的救国捐和救国公债运动，多方奔走筹集钱物支援抗战，为抗战贡献力量。从“七七事变”至同年底，秦润卿日记关于抗战的记载几乎没有中断过。上海沦陷之后，秦润卿陆续辞去大部分职务，退居租界。处于日寇蹂躏之下，秦润卿不得不小心谨慎，与日方周旋，但日记中依然有关于中日双方军队的交战状况、日军对中国军民压迫等方面的记载。抗战胜利之际，他记录了人民欢欣鼓舞的情景与对民族未来的憧憬。

## 钱业变迁

钱业是秦润卿安身立命之道，日记中对财经方面的记载尤为详细。

钱业风潮、币制改革是1935年中国财经方面十分重要的两个事件。1936年，日记中有许多关于钱业风潮和币制改革的记述。银行的发展，银钱业的“保人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到1936年有人开始提出废除“保人制度”以保证金替代。从侧面说明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特别是金融监管制度出现体制机制性的变革。值得一提的是，秦润卿日记中关于金融的思考对今天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1936年在中日两国一些城市设立了“中日贸易协会”，从秦润卿日记可知，该协会并非完全贸易组织，而是“当局为中日亲善计，暗令设立”，具有缓和中日关系用意。经济组织背后是深刻的政治背景。

据日记记载，抗战时期，日

占区物价飞涨，日军于1943年4月开始停用军票，“华中均用储钞”“人心又觉恐慌，物价、地产统统飞涨，势莫能遏”。到5月底，日军又打算统制金融，并于6月1日取消汇划票据。可知日军在经济方面面临严重困难，垂死挣扎，也再现了日占区中国人民生活之艰难。

抗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以秦润卿为代表的上海工商界致力于经济复苏并满怀希望，但随着内战的爆发，通货膨胀，秦润卿日记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担忧。日记对国统区经济状况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月底、年底之际，秦润卿会对本月、本年经济状况做一些总结，为我们了解当时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如1946年12月31日，日记记载“今年胜利后结束之第一年，市面各货尚无大跌，尚属平顺。惟币制二百对一之后，生活指数依然不减，凡薪给者流无不痛苦，失业者流更属万分痛苦”；1947年10月30日，“本月生活指数，工人为四万九千一百倍，职员四万二千五百倍云”等。从1948年的日记更可知货币贬值、物价呈几何级数增长、人民生活困苦的状况，国统区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活动在日记中也有体现。日记还暗含着秦润卿

对国民党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不顾人民死活经济政策的批评。

日记中也可见因内战导致经济动荡、财政不敷对宁波帮各项事业推进的不利影响。如秦润卿创办三十余年的普迪学校，到1947年就因经济问题运行困难，上海钱业公会、同乡会小学、四明公所、慈溪云华堂等教育、慈善组织也不例外。一方面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收入有限，另一方面货币贬值、物价高涨导致开支繁重。日记随处可见秦润卿为支持教育和慈善事业而汇款的记载，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的担忧。

## 爱国爱乡

爱国爱乡是宁波帮文化的重要内容。秦润卿虽然身处上海，但是对家乡事业极其关注，日记中有大量关于宁波故乡的记述。

1936年陈谦夫等人筹备发起《慈溪日报》、慈溪县志等工作等，日记里都有十分珍贵的记载。对于创办《慈溪日报》，秦氏虽然感觉“慈溪一隅地，日报恐无材料，殊难出色”，依然“函复允赞助”。重修县志之际，秦润卿更是被推荐为修志馆副馆长，为筹集修志经费奔走，详细记载了战前慈溪修志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秦润卿时刻关心家乡宁波。“宁波日机轰炸车站，死伤数十人，致人心惶惑。镇海全行封锁，轮船离开宁波口岸。”“宁波有炸弹说，公路铁路又有破坏，人心不免又加恐慌。”1940年日军在宁波投放细菌，鼠疫爆发，秦润卿忧心忡忡，“甬地鼠疫甚厉，慈溪永明寺相近亦有延及，惟望早日消灭为幸”。类似记载可见多处。

此外，日记中可见宁波地区建设事业、教育事业发展，宁波民食问题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有关民生事项的记载尤其详细。1948年3月22日日记有“慈溪每种工资均照谷价计算，谷每斤一百二十五万，以致生活奇高，居家为难，观大势尚非就此为止。”日记记载一方面是秦润卿爱国爱乡、关心桑梓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了解近代宁波地方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宁波大学历史系；本文系宁波市民俗文化研究基地课题（JD20MG-2）成果）

## 老话新聊

桂晓燕

阿拉宁波人有几个特点：会读书，会做生意，还会“做人家”。“做人家”是宁波方言，意为勤俭节约，持家有方。老底子人们普遍收入不高，挣点钞票大多数用来买吃的，所以“做人家”的主要内容也就是管牢嘴巴。

首先，除了一日三餐之外，严格控制各种“闲食”（零食）。老宁波常说：“宁可买勿值，勿可买吃食。”这里说的吃食，基本上就是指闲食。大人可以管牢自己的嘴巴，但小孩子难免嘴馋。那时候的小孩子，口袋里常常是“瘪得生司”，没有铜钿买闲食。最盼望的事情之一，就是听到墙门外的巷子里，传来“冻米大王好爆味，冻米大王好爆味”的吆喝声。一听到这声音，小伙伴们便缠着大人，要讨一把米去爆冻米大王（爆米花）。因为原料是自备的，只要几分钱加工费，就能为孩子解馋，让他们开心半天，所以大人一般总能答应。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又多是独生子女，孩子们吃的闲食不要太多哦！其实，家长们在这方面还是应该适当控制一下。吃闲食太多，影响正常餐饮和生活规律，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何况闲食中常有垃圾食品“潜伏”，那就更应该管一管了。

管牢嘴巴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杜绝浪费食物，尤其是粮食。“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粮食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物质基础，任何人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珍惜粮食！宁波老话说得对：“家有万石粮，挥霍勿久长。”“浪费无底洞，坐吃山要空。”“冬勿节约春要愁，夏勿勤力秋无收。”……从前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有时候小孩子不当心漏掉几粒饭，如果是掉在桌子上，大人是一定要让孩子捡起来吃掉的；如果是掉在地上，那就喂鸡。老底子许多人家在家里养两三只鸡，平时它们负责“打扫战场”，帮助主人消灭残羹剩饭；过年时就成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现在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

化，城市居民不再养鸡，而改为养宠物狗猫。人们的收入增加了，花钱大方了，到饭店吃饭的也多了。中国人特别好面子，在饭店吃饭喜欢用派头，好像不剩点菜，就是大气鬼。也许有人认为，只要是花自己的钱吃饭，别人管不着。其实不然。近日看到一帖，发人深省。大意是：几个去德国考察的中国人，和驻地同事一起在汉堡的一家餐馆吃饭时，多点了一些菜，结果剩下三分之一，引起同在餐馆吃饭的几位德国老太太不满，批评他们浪费食物。当地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闻讯赶到，向他们开出50马克的罚单，并郑重地对他们说：“需要吃多少，就点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几句话说得他们既感到脸红，又深受教益。为此他们特地罚单复印后，人手一份留作纪念，以便时时提醒自己，管牢嘴巴。

确实应该认识到，资源是全社会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浪费。更应该认识到，粮食来之不易，是农民千辛万苦种出来的。老话说：

“小小一粒米，汗水嗒嗒滴。”“一粒粮食千滴汗，吃饭莫忘种田人。”“敬重泥水师傅敬重屋，敬重田头客人敬重谷。”不但要敬重农民，还要敬重耕牛，牛也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的。从前宁波民间曾有一种传说：啥人不要惜粮食，不尊重农民，不善待耕牛，下世就会变成牛，让你去耕田！曾碰到过一个女孩，她为了避免洗碗时手上沾上油腻，竟然每次用一个白面馒头当海绵擦，去擦碗盘，擦后就随手扔掉。像这样肆意糟蹋粮食的人，真应该让她变成一头牛，尝尝耕田的滋味，知道种粮的艰辛。

尽管人类对牛的评价不错，“老黄牛”“孺子牛”“初生牛犊不怕虎”等都是好话，但谁愿意当真成为一头牛呢？尽管“下世做牛”的说法只是民间传说，却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老宁波对浪费行为的愤懑。在当今某些人以奢靡为荣的社会环境中，老宁波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精神不能忘，勤俭节约“做人家”的传统不能丢。

# 家有万石粮，挥霍勿久长